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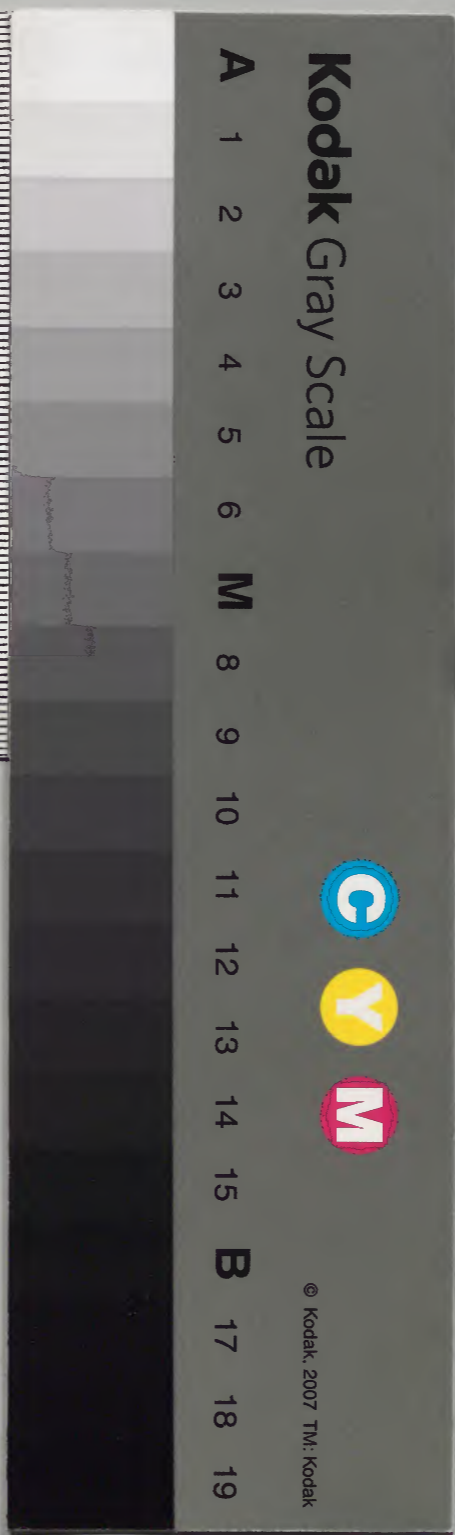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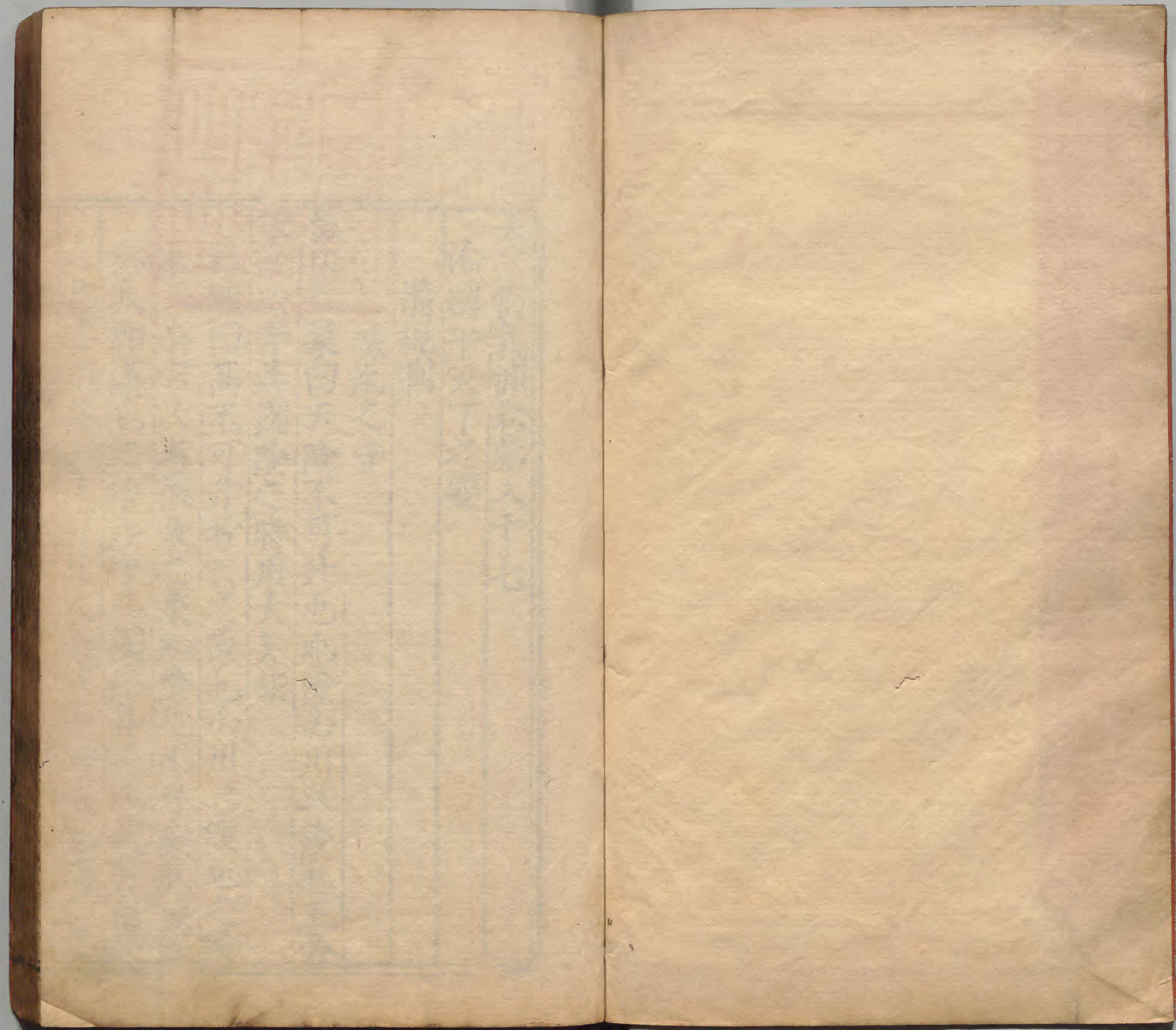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〇	八	門
冊	架	函	類
	三	一	
		四	

庫	文	閣	內
函	五	二	漢
架	八	八	書
	三	〇	
	三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12)
函號	298 292

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我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故設
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
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



淺草文庫

大端也

吳徵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

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道。元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為險固之備。內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議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

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
貌貅萬旅虎豹九關

京師地大而人衆 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
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
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彼韓城燕召公師也所完衆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豹追豹皆奄受

比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地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貌

皮赤豹黃熊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
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
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立之類也王以韓侯之
先因是百蠻而畏之故錫之追豹使為之伯以脩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

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

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
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
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
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
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
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
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
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備

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
池以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
自然之勢則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
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
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故遠而有關塞
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
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
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池深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聲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傳弟以為禮城城內

郭外郭溝池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特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

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郭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暗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即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

冊符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為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為也。况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為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為之必以其漸。成之必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為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
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
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
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
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
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
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
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
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
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
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子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只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非奉專制之命及其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營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徹守益微矣至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歎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彛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滕高鏑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用若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瀆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今天子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路。於凡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復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

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

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况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荷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為外獵叔孫也城沂邑楚使封

人主築慮事謀慮以授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

財用之具築用平板在兩旁稱量輕畚盛土築實

大學衍義補卷十七

器程土物為取土用物議遠邇均其勞也略也基址足

具饑饉糧度有司事三旬三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頴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

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

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課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

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

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

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祿之長短於是可卜

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

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

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

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

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

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一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田冬為

相質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昭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堊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解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

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儀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計也使虜得

凌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
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
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
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
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
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
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
果安在哉一以上城池之守 衍義卷第八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周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
大壯之象也

蔡淵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
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

義

臣按此人生有宮室之始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立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是室其二章曰升彼虛城矣。以望楚楚矣。望楚與堂。

旁景則山與京高降觀于桑木卜云其吉終然允滅。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立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

室楚宮楚立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順天時察地勢審土宜不徒盡夫人事也而又質之鬼神焉蓋宮室之建不免於勞民傷財可已未嘗不已也萬一不得已而為之必升高以望而審其面勢之可否降下以觀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驗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龜兆之吉否曰望

曰觀曰景曰卜無一而不善然後興工動衆蓋
不暫勞則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為人
君安佚之計亦以臣民觀瞻之所係也或曰後
世測景占卜之法鮮有精者有所營建而選日
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
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
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為星乃上天示人
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為已之
居室而廢農之耕藝也

大雅綿之篇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高貌迺立應門應

門將特也

朱熹曰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
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
路釋者謂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
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
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取其大也五門各有其義
其三門者乃周既為天子時所立惟臯應二門
在太王時已有之後世遂因之而不改歟是則

雉庫路二者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
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
焉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後聖人有作也起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
宮室牖戶

鄭玄曰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陳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
宮室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
當先也

臣按聖人有作因民之營窟橧巢之居而為之
臺榭以登眺為之宮室以居處為之戶牖以啓
閉是皆以木為之者也然非脩火以范金而為
之斤斧則無以成其棟宇用水以合土而為之
甃甃則無以完其蓋藏蓋天生五材並用之而
後民賴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
所以安居而無上風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
幷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

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
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
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闕
一宮矣僕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
以事其祖考率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
務雖用民力不可棄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觀春秋之所書及胡氏之所論則國家脩
造其前後緩急之序可見矣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
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
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
公嘗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
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
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
春秋之微詞至意也

臣按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

一觀蓋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
中不為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僭
天子之禮雉門及兩觀為天火所焚魯復因其
舊而新之天示之變尚不知儆聖人所以書之
也由是以觀凡宮殿門闕有所災變皆天示之
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災其必
反已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災者其咎安在
而加省察之功則災不為咎矣

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預曰不時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

總聖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隋書
時而治之

臣按國家之脩造有待時而脩者有不待時而
脩者蓋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無與雖不
可無而有他所以暫代者必須農隙之時無事
之日然後脩之可也若夫門戶以開闔道橋以
往來城郭以衛民牆塹以禦寇不可一日無焉
者也苟必待時而為之豈不至於有所損失而
誤事乎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

臣按堯時去洪水之世未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然堯之君雖陋而其仁則如天其智則如神魏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紂為傾宮世目之為獨夫秦皇為阿房宮世稱之為亡道主然則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以為闕復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

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闕外四百餘因徒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臣按秦始皇於三十五年作阿房宮至三十七年東巡而崩于沙丘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百千萬億之財營建始成僅僅二朞而身已下世嗚呼一身之微歲月幾何何苦勞人費財而為此無益之事流毒四海遺臭千載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已之愚而欲愚黔首億萬孰

愚哉後世人主誦杜牧之賦所謂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後世哀之而不鑑之等語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漢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于長安

呂祖謙曰按史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縮傳云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遷都也

臣按漢建長樂宮始此

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與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已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節侯啓之也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不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死園車時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乃臣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按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也內而宮闈外而朝廷遠而至於邊徼下而至于閭閻人情世態無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

必使無一物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後能盡父母斯民之責文帝欲作一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蓋帝起自外藩耳聞目見民間之事非若景武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錐之地枵腹而眠賃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飯而費十金者一宴而費百金者一

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者尚或以為不滿意而他求及其有所營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徃徃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不顧惜嗚呼胡不思之甚邪觀於此可見文帝為三代以後絕無而有之令主書文史冊千載有光後世人主其或有所營建必先計其工用而以文帝為法毋為嬖倖所欺以多為少以不可為可則足以盡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

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公孫卿又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人君不可心然心一萌左右望見其端遂從而縱之則而天下生民空竭府庫天下生靈由是而凋瘵矣言有物餌之已極而求長生左之說於是隨所指可以不死而為無益之事然心既熾而天下不問虛耗盜賊

起一人之欲長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之速致於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此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王堂璧門立神明臺并榦樓輦道相屬

臣按武帝建栢梁臺而天火災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為此臺本以求神仙神仙有靈必為之訶禁而火不得災之矣一旦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見矣帝於此尚不覺悟而

又大為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
畏天也天怒於上而假火為災以警人譬則君
怒其臣而毀其所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懼
又從而大有所為比舊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
帝苟以是反求諸已則必兢惕戒謹以畏天怒
而不敢復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
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
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

無恙而命鉞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
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
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臣按一宮室之門若無甚大關係也而國本因
之而動搖幾至亡宗社是知人君於宮殿之創
建不可輕易則雖命一門之名亦當熟思審處
而不可輕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
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
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

心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朕慙然慙懼故分布禱請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造營

建勞民動衆怨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當天心而來旱燠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敕止作諸宮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速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明帝好諫之誠恩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錢以營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室稅畝而祿災自生哀公增稅而孔門非之豈有聚

奪民銅以營無用之物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
材木文石黃門侍郎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賣
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
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
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
遷徐皆責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
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依
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剝削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

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為
絕脩宮錢

臣按靈帝聽嬖幸之言斂天下錢以脩宮室謂
之脩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取之
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
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聞靈帝既知
之矣而尤不知痛董僅暫免焉司馬直曰為民
父母而剝削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大
守為民父母而不忍剝削其子以稱時求靈帝
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剝削其孫曾以稱已欲

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由乎人稱已欲由乎我田
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營脩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
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
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
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絛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
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
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

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臣按國家脩營宮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
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為
言夫脩營妨農則有矣而亦謂妨於戎備何哉
朗所謂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是也夫泛用
民力於內尚有以簡戎備於外况專用兵力者
哉尤不可也當夫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
之營造勞其筋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
怨懟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
強暴豈不難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
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
群上疏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
燹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
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
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
曰鍾離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
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
乃為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
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

事況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
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
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
率後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
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
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
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
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室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

詔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群高柔楊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為之少有減省及手筆詔答雖不能悉從其亦異乎復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為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為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此理也

晉孝武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中

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險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始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疆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宮室為能邪

臣按謝安謂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不以脩宮室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

能大有興作極其壯麗奇巧者皆假人力為之
非天子能事也適足以彰其無遠圖而不恤民
耳堯之土堦茅茨禹之卑宮室可謂弊陋矣未
聞後世人有議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宮象廊
紂之瓊宮瑤臺豈所以為能哉

劉宋孝武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
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
無所增改武帝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倖賞賜
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
寢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

竊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
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
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此正無逸
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
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宮室固不可以不嚴邃然亦不可
過於嚴邃况吾祖吾考立國以來皆已安之矣
何獨至我必為宏大壯麗之君乎非夫國計有
餘內無水旱之災外無邊防之警不可有所作

興以妨民動衆也

北朝魏大武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群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正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臣按觀世祖謂蕭何之對非雅言誠是也若夫易設險以守國之言則有國者不可無險以守也但城以過勞民力耳夫

守國以脩德為本而設險亦不可無苟徒恃險而不脩德則險非吾有矣

文成帝還平城起大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文成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求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納之

臣按高允謂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馴而致之之一語是誠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為事以漸為之用民力以遞休則人不勞擾以久為之聚財用以漸致則價不踊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不可為也若或見有者足以居處姑仍舊貫可也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

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息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楊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獨孤后之意豈后豫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使帝誠心於愛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為娛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聽后言賞素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

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耶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會夫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恩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

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至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其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待

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
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
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
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宮其言至切世主所
當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馮少府少監竇德素於
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
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
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

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
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
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
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
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
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
怒而且內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
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由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
是也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沉香亭于材左拾遺李漢上
言此何異瑤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臣按敬宗雖能優容李漢之言而未聞其罷香
亭而不構蓋其僅能不加以罪而侈怒之心終
不能遏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
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脩因
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僇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
解舍有無隳壞及所增脩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

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嚴
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
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
務為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歌側腐壞轉以相
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洪邁曰宋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
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少復留意以興什器
為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指為
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爾

逮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善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臣按官吏必有解字以為視事臨民之所經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視所係誠不可無也上而朝廷則有宮闕下而官府則有解字非以私養也蓋上之所居必尊嚴則下不敢輕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則下知所趨集上之所居有統會則下有所聯束此勢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附載官吏解字於宮闕之末

以上宮闕之居○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園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也表之庶民攻

作之不日不終也成之經始勿亟也庶民子來王在靈

園臺下有園鹿鹿攸伏不驚也鹿鹿濯濯肥澤貌白鳥

鷺鷥貌白王在靈沼有沼於中魚躍言多而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

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

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
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
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囿
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
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張一弛非但以施之於民
藏脩息遊非但以施之於學而為治亦莫不
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自朝至于日中晏而亦
必有靈臺囿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
然後有文王之逸樂苟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已

心之嗜好由於左右之從憑拂民心而勞民力
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趣而由於已意
之欲速與左右之督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
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人主有欲為臺囿以為
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
民之樂然後可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者獸祭祀喪紀賓客
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
棄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獸鄭

園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
庭有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
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設園游以為宴樂之玩
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衆
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游之樂使之坐受束縛
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
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
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開
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游
無度流運無厭矣豈特園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

園游也惟以則者而守園必不能從王而為馳逐
禽獸之事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園
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節氏以園比漢苑以游
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
作周禮其言園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
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園游蓋謂苑園游觀之處即今之海
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非獸止於一甚言
其多也所以然者為共祭祀喪紀賓客三者而
已故當政事閑暇之時而為游行觀省之樂百

日之勤渠而假一日之暇豫雖曰游日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何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礼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穀梁赤曰不王罷同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尽則懟君子危之故讀而志之也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也

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於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讐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園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廡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園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謂收歛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

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戶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

為役誰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益妨有益子罕諫之而不聽此所以來築者之謳也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况無益乎築者口中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為人上者宜慎其作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於口子罕謂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之本也

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久築即圖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民其以

勦勞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

言也尤為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恒以其所作

為者與民相比並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

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受賈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

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謂丹

鏤謂刻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為

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

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之用不煩官府財用

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

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廢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臣不知

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

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縮也取於財用則匱是

聚民利以自封而齊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
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
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謂弘欲弘
後欲使民膏也耗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也畔其為惡
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謂軍
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
之高其所處不奪穡地其為也作不匱財用其事不煩
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
木謂餘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為臺而必舉其先君之所

為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
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
惡於諸侯今其君之為臺則民罷而財盡穀敗
而官煩舉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
而瘠民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嗚呼伍舉之言
其所以告其君何其切實而明決也哉後世所
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有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樂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

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楊時曰。齊王顧鴻鴈麀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

折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張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與夏桀結怨奉已二者並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樂者君既得已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已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已

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為之財用占民耕藝之士以為之臺池已則樂矣樂而及於鳥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為他人有矣為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於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朱熹曰圃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併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弼曰意齊王用廣其圃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

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圃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併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圃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為人上者於凡舉措可不謹哉

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整至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滄以西都涇謂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

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
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古仰字足也又有秔稻梨
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字即蛙魚貧者得
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
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
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
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塚
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之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
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
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

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
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
遂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
諫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
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
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以金是買之使不言也
朔受之不辭而不復言譬則狗焉肆於主人之
側投以一齧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生
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
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
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
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園百里人
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里共之無害
於政也帝說遂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
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
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

經語孟雖存乎世而竅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
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擇
道則竅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
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
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
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
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
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
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不知
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

欽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
用則置官鬻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
饗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
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
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
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
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
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
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

辨之以明
兩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
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
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
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
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
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
臣之愚君得罪於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
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師父之教其不君
也哉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浴內以綵為荷菱芡葉與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殼蓋精麗相高求市息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即位即為西苑至七年天

丁兵起十四年被弒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為荒煙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冊者昭昭在人目睫間穢污簡牘遺臭萬世者恒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為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天哉

以上園游之設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

象道褱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

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音象

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

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定志天下治矣

立富國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

服者是也蓋衣裳之制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像也日月星辰是也

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

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龍雉取其

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

其養也黼若斧形形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

辨也絺紵也紵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

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為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

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繡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冕者驚冕也皆文冕

朱裏玄表延即冕之覆紐小鼻也綴於武上五采

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纆以貫玉皆五采玉

有二玉以玉并以玉朱紘以朱為紘紘紘王之皮

弁服朝會五采結五玉璽即五象即為之玉

弁玉之弁經弁而如環經不經而

王安石曰二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王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衮可知矣大裘與衮同一冕也此所謂五冕欵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

與其用事三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享食射賓客射射諸

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

群小祀林澤廣衍四屬則玄冕凡兵事章謂章之弁弁

服既朝則皮弁服弁服凡凶事服弁喪冠

服凡弔事弁公大扎大荒大裁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祀視朝向凶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三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為天子一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

之五十者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

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

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天地生

人之初未有織紵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

有絲枲之事

獲人掌王之服獲單獲日十為赤鳥複獲黑鳥赤纁獲中

黃纁青甸當作素纁葛纁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服必言服服各有獲也吉服有九鳥

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也其下白鳥黑鳥約為之
拘著鳥履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
則用赤鳥黑鳥喪祭則用素履鳥履皆隨時之

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也深也延冕也冕上龍卷

同畫而於衣以祭

陳皓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

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融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

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臣按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

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

所以敬養身軀

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

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

玄下未取天地之色既湛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

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未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躰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不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躰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

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志通天冠高九寸上豎頂少邪却迺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筓為述

管乘輿所常服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志云通天冠本秦制前有展筓冠前加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憤通天冠平冕冕卓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憤齊加

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欽至宋通天冠一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鞞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環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

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唐志太宗嘗以幪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為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

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縹及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為天衣

臣按此後世袞衣之制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袞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

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繪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袞襲之或者又謂袞冕王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矣訖無定論天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為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來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裘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祫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玕異巧繅前

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於大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直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為糜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况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于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治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于

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玺記之者是時上下
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
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
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
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特命者持之以
為信

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若
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
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
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疑
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
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
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併六國
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
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
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后
求之出璽投地利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

獻帝時董卓亂掌玺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
得之後徐璆得以進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
五胡亂華為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
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携之入突厥唐
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玺歸於唐朱温
篡唐璽入於梁梁王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玺
不知所在臣嘗考之其玺之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為受命璽得其玺也
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月之

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于天以
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顧區
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
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玺也秦自作玺之
後僅七八年遺臭聞于沙丘肉袒負于軹道為
在其為壽且昌哉由是觀之是一六國不祥之
物耳有與無何足為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云玺印也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紐

臣按此漢天子玺之制也

漢舊儀曰玺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

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皇帝行玺封賜諸侯王書信玺發兵徵大臣天子行
玺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玺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說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臣按玺古上下通用至秦始皇專以為天子印章
之稱

霍光傳召符玺即取玺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就
次發玺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

符節臺

臣按漢之符節臺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一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

遣使掌授節尚符玺即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玺及

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玺即取玺則在前漢已有符

玺即矣說者謂符玺令總符玺即又趙堯為符

玺御史則符玺又不但有即而已也

此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玺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為劉石所得尋復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于隋不知孰為真物也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裁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即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一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

今制為尚寶司專司

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製大宋受命之寶

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
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
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
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
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
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勅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
印為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曰鎮國神寶

文曰承天

福延萬億永無極

二曰受命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三曰天子之寶

外夷書用之

四曰天子行寶封冊周之六曰皇帝之寶

五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

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

命之寶

太祖作十曰定命寶

徽宗作

十一曰大宋受命中

興之寶

高宗作又作金寶三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

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臣按此宋朝寶玺之制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脩舍得古玉印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玺
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玺子嬰以降漢漢
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玺
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
助守因給得玺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
玺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給得玺
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
燕所取玺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
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玺堅罵曰五胡次
序無汝羌名玺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
堅未嘗以送晉而玺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

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
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
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
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傳宋梁梁亡歸于後唐後
唐廢帝從珂與玺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
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玺非真詰之重貴對以青玺
既焚今玺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玺以來
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
降遼之日秦玺之燬于火也以灼然著於人人
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

乃能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至哉至此而始出乎
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
秦聖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
述其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復製三
聖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
一曰範圍天地出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
之定命寶二寶與受命寶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
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聖書而
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
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

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聖元人亦不得
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贖
武亦獨何哉

元至元三十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得拾得妻所售玉
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為秦聖進之

臣按秦聖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
高祖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皆此聖也歷代皆用
其名亦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
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
非秦聖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

隋代者謂之神玺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
玺也。劉裕北伐得之閩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
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玺也。
開運之末。没于耶律。後為文真所獲者。則以受
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
玺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玺。而不知秦玺之
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玺。楊桓考証以
為秦玺。考玺在漢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
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玺。今此印其螭
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其豈

元人所得於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成
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
有徵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玺在虜為言者。

請以臣斯言折之。寶以上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
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
也。

漢制。諸侯王金玺。玺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玺。羣臣
紐文曰。某王之王之玺。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

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
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
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
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群臣印章之制

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
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

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制。以上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

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

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

諸侯之國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者用角節角當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金也。以英飾也籒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空節。道

略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

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
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

信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
以傳者節為信爾傳謂所齎操及所適

矣澂曰辨其用者以王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
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以為驗也使節者奉使
之節諸侯講信脩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
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
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
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
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令之者也至節者加印
至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折羽之旌彰其所持也

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必
防姦私而輕重為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為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
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
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猶至也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
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鄭玄曰敝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貴獻及文
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謂有文

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主天子之節為言而小行人之所

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虎符以金為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為之是即旌節之屬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鄭玄曰節以王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臣按三代以前人君召臣皆必有節非但在遠

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
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別有一
物也註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謂之節焉

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衽於齊侯
孔穎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杜子春謂以丞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丞輔
盛龍節謂之龍輔

臣按以玉為節 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

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
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
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
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
使

臣按說文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
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

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
蓋始於漢也

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白祖謙曰漢制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劭曰非有虎

符發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也

非用銅於此始乎

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

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

臣按節之為制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

為其牦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

爰盜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

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

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
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
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
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
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周始第
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廟
給開門符閉門符

臣按此唐朝符節之制符以上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洞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輿衛之儀

易坤為大輿

吳澂曰。為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

坎為水。為矯輮。為弓輪。其於輿也。為多眚。

徐幾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為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

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

吳澂曰其於輿也為多青者謂有險難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

臣按先儒謂易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蓋剝卦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坤六畫皆陰其象為虛虛則承載為多故為大輿而坎之為卦則中虛虛中而實外故有矯輮為弓輪之象是則車輿之作其所取象者大矣古人謂天為蓋地為輿聖人告頴子以四六之

樂而於殷獨取其輅則車輿之為用豈小也哉

畫顧命大輅在賓階西階也而南嚮南嚮也綴輅在阼階東階也

面先輅在左塾門側也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沈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

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

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人次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

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

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

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

輅矣

呂祖謙曰。此非特盛。弥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極座靚深。寶鎮燁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臣按。王朝之輅。不但巡行。以馳於道路之間。而於朝會之間。亦陳列之於殿廷。以盛弥文。而彰備物焉。

周禮。巾車。車官。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玉飾其末。錫馬。常。畫。列。樊。帶。大。纓。馬。鞅。十。有。再。就。以。五。采。屬。之。十。有。二。旂。以。祀。天。地。金。輅。其。飾。以。象。也。

常。日。上。畫。十。有。二。旂。畫。上。纒。以。祀。天。地。金。輅。其。飾。以。象。也。

當。馬。之。育。樊。纓。九。就。建。大。旆。畫。交。以。賓。同。姓。以。封。象。輅。

用。象。為。飾。失。樊。纓。七。就。建。大。赤。通。帛。以。朝。視。朝。異。姓。以。為。飾。

封。革。路。輅。之。以。漆。龍。勒。飾。馬。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

戎。以。封。四。衛。木。路。前。讀。為。剪。淺。黑。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蕃。國。

劉彛曰。王。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

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之事，而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者，蓋春官掌

邦禮，禮必乘輅。輅必有其飾，巾者設飾之物也。輅而謂之金玉象者，用以飾其末爾，非純用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不漆者始遭喪乘之。素車。聖以白土。藻車。聖以蒼土。駝車。邊側有漆。漆車。黑漆車既練乘之。大祥乘之。

臣按此王有喪所乘之車。

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玄曰：輪象日月，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

宿。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賈公彥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

王昭禹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

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馬以位乎其

中，則三才之道備矣。

鄭樵曰：聖人作車，圓而為輪，方而為輿，曲而為軸。

皆有制度。輪以運輿，以載軸，以服。三者備然後行。

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以受軸，大穿為

篆小穿為軹。軸近轂為股。近牙為骹。股入轂中為
齒。骹入牙中為蚤。牙之材或謂之渠。或謂之標。此
輪之制也。兩轆出式者較較。下橫木者式。轆之植
者軹。式之植者轆。輿後橫木曰軹。式前橫木曰軹。
此輿之制也。三馬之軹適當伏兔圍在前。持衡為
頸圍。在後承軹為踵圍。此軹之制也。輪之中有軸
輿之下有轆。軹之前有衡。軸末有轆。助輻曰輔。輿
間橫木曰軹。係木乘輿曰輶。大車軹端曰輓。小車
軹端曰軹。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之闕一不可

臣按先儒謂易言兼二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

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車。故
六等之數。蓋之圍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
軹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
而人之道有仁義。車六等之數。所以法易之三
才。六畫如此。先儒謂一器而工具之。蓋以一車
之作。有輪人。有輿人。軹人也。車之為制。不止三
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
始於輿。而造車以軹為難。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
龍為旂。通帛為旟。雜白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

蛇為旒全羽為旒折羽為旌

鄭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陳祥道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

朱申曰大常畫日月者取天道之運也旂畫龍者取君德之用也旒用通幅絳帛所謂大赤也物則內幅以絳外幅以白也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旖畫鳥隼取其摯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之所建其餘則自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謂大常者非但畫日月於其上則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銘書之焉

九旗以遂大火也鳥旗七旗以象鶡火也熊旗

六旗以象伐也龜蛇四旗以象營室也孤旗旗上柱

矢上畫以象孤也

鄭玄曰交龍為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九星鳥隼為旖鶡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為旗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旒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臣按疏家謂九旗七旗六旗四旗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

十二為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禮器曰大路繁馬腹纓也一就五色次路繁纓七

就

陳皓曰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纓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路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輅也供平雜之用故就數多

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陳祥道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

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

殺以兩又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

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

廉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

臣按所謂就者言路馬之飾也周禮巾車言樊

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有一就再就九就

七就五就之別左傳所謂旂纓昭其數者此也

明堂位曰鳶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玄曰鳶有鳶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

乘路玉路也

孔穎達曰此明四代之車其制各別

臣按車之言路者先儒謂大也君之所在以大

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故車亦謂之路車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昭門善惡

塞違閉塞惡邪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大略昭其儉也存旌旗在馬昭其勳也錫在

額額在馮和在衡鈴旂昭其聲也三辰日月旂旗昭其明

也

杜預曰大略祀天車也

上按路之大者以木為之則行禮以儉為德

是乎昭矣周人飾以金玉豈所以昭其儉朴之

德而塞其邪侈之惡也哉然德固先乎儉也然

亦不可過於固而陋焉於是乎有繁纓以為之

文飾有馮和以為之音節焉

論語子曰乘殷之輅

朱熹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

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

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

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謂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惟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此聖人所以斟酌其制以答顏子為邦之問也為邦之道大經大法非止一端此其制度中之一物耳率此一物為準以例使其推類以及之蓋為治之道非發政施令為難政以酌古準今之不易也秦舍根用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為帝軫又以輦為人君入君宋周則玉路最尊秦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後世人君所乘車謂之輦始于此蓋古以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舁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漢王居黃屋

以黃繒為蓋

左肅

毛羽

鷩旗在前屬車在後

翠鳳之駕旌旗車旄頭先驅驂乘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祀天於甘泉用之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

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
甘泉備之

葉夢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
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
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

臣按鹵簿之名始見于此

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
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
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獲
龍角於帝車於是乃曲其輪乘車駕馬登險赴難周

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能上之
也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於
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臣按大壯之象乾剛而震動車之器似之此漢
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說也其九四爻又有壯于
大輿之輻之象先儒謂輻與輻同車之要處也
車之敗常在折輻輻壯則車彊矣壯于輻謂壯
二進也蓋以車之為器一器而群工聚焉所以
任重致用非壯大而剛健不能進進而不已也

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各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鈿。方鈿。繁纓。重轂。副牽。

臣按此漢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心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夫儀衛所設。

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廷取焉。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漢制。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車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若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末革路者。臨兵巡守所乘。

也白質鞵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路者重輿皆有副耕根車者耕籍所乘也青質三重蓋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四望車者拜陵臨吊所乘也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鳶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後又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屬車十二乘

臣按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

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太玉輦七曰小玉輦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二曰常平輦三曰腰輦大駕鹵簿先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車輅皆以馬駕之周有輜車即輦也古謂人牽為輦秦始皇以為人君之乘而人以昇之至唐其制始大備

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綬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駕駕動警蹕鼓傳音五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

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滿腰輿輦
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
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鉞
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似飛至衛門左右廂凡
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為二十四隊列為二百
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受仗衛則有親
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鑿大繖雉
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戎器有鉞戟弓箭橫刀
釋稍儀刀班劍黃鉞楯纒弩黑整甲之屬服飾有平
中幘緋緞備大口袴朱綠縵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

大橫吹笛簫鳳篋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

臣按此唐朝鹵簿之制之大略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
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天月
一日大朝會大慶用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
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用受寶則設細仗
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
駕萬澤明堂宗廟籍日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
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捨攘之後鹵簿蹻駁為甚於是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繆盤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陶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請以黑為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紵縵繡文代采畫之服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四年而告備於開宝三年越明年謁教園立實始用之想夫襍繡奇駁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鷄翹豹尾夫

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儀蓋

扇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

臣按此宋朝儀仗之制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

總用二萬六十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駕駕又減

半黃麾仗又減於駕駕

以上輿衛之儀臣按昔人謂綦天下之貴一

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

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

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

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繁

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陞戟鹵簿金根大駕
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
為尊大而已臣竊以為此豈特為尊大
而已哉亦所以為慎重矣慎重則威嚴威嚴
則肅恭天子之尊肅恭於上則環列乎左右
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於遠近者不敢興
千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益萬姓之
瞻仰端有在於此矣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曆象之法上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
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懸於天者也寒暑陰陽氣
之運於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陰陽雖若有常
也然亦有時而不常雖若齊一也然亦有時而

不一故聖人既運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隨時之變又創為曆象之器以定其變動之時

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頤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

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

歐陽脩曰革之象曰澤中有大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歷

臣按治歷明時為治之要務自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為先焉蓋時行於天而有自然之運歷為於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運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間則有晝夜一月之間則有朔望一年之間則有分至然晝不常晝晝晝而為夜

不常夜夜革而為晝。以至於朔望分至莫不皆然。治歷者隨其常而順其變。即歷數以推之。順時氣以察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明之矣。

人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不

胡一桂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於人也有一氣感通之理。故其於人君也。恒仁愛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豈諄諄命之哉。垂象以告之而已。象之循度則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則

凶之形。聖人者心與天道目觀乎天所見之。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脩於身。敏德而遷善。由是而形之天下。國家使之趨吉而避凶。去惡而從善。無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設教者也。

書乃命義和欽若順吳之意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

朱熹曰：義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

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
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
所關也

臣按先儒謂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
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蓋為治之道在歲周於
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苟天道
不明則時序錯亂歲月無紀官府脩為失其先
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
命官必先於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曆
有曆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

星辰之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
法則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
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

朱熹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
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
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
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臣按先儒謂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暮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蓋無閏則時不定時不定則歲不成三年不閏則差一月而以正月為一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為夏時寒暑列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曆之法所以以定閏為先也

主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朱熹曰在紫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

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為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合之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臣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運行於天所謂天文也然其行也有遲有速有順有逆豈非其變乎然其變之不齊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齊也是以帝世有璣衡之設焉以璿為機而用以

運轉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
衡運其機軸而使之轉動窺其簫管而用以測
度則天文之齊不齊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
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脩於此
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
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
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則天人合
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孔穎達曰五者為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
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
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
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
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
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
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

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
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
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
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曆則
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
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
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足矣堯典之曆象授
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
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
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

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五紀
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
於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五紀
之義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
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
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
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

歷十二辰日繞地一而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数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

臣按先儒謂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五者之紀其中四者皆係於天最後一者乃成乎人蓋所謂

者歲月日星辰所歷者皆於此乎稽所謂數者歲月日星辰所行者皆於此乎筭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辯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或紊是曆與數又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於天者也謂之曰協用五紀者則天運於上人為於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及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會

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照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臣按曆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由知之惟於日月之食

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曆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之於曆者如此及仰於天而驗其象則有如此者則可以知其失職矣今觀朱熹詩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乃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

變矣其為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當服膺省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嘗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已自文遇有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諺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數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秘忽必具既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救護一有不應則御史刻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筭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

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嘗竊觀日者之推祿
 命而有取焉推祿命者謂災眚之來人能脩德
 即可變災為祥有國者遇日月之薄蝕亦猶有
 身者遇祿命之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
 道當然之理一遇日食之變則預思所以脩德
 而正事任賢而去姦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
 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
 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矣尚何陰
 盛陽微之足慮乎是則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
 然而臣為此說欲應變於將然銷未然之變

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
 日食有定數聖人於春秋必書者欲人君因此
 恐懼脩省者其此意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
 地千里而差一寸

賈公彥曰案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
 土中以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

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日正景者夏至至晷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又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專以求地中也。而馮相氏致日以辨四時之叙始專以考天象焉。大抵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苟不即其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

何從而見其消息之機乎。惟於其日晷進退之際而候之。則其機將有不可道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測景以究其氣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筭。兩無差異。則曆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

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
至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
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
可謂精密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辯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
月以辯四時之序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
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

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涖
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
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也。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
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
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
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
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
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
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日
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軫西方奎婁胃卯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
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
辯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
祈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
仲夏之月平秩平訛厥民困則知其月之建午日
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
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
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
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
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

致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
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
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
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
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夫度一月易一位一時
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
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臣按吳氏謂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時
序正於上則人事定於下此為治必先治曆明

時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記日月星辰謂五辰為二十八宿

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

州之地所封七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色也辨吉凶水旱降

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幸別之妖

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

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

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

日有薄蝕不虫蝕在暈日旁珥形點也之變月有虧

盈晦而月朔而月朏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宿晚

縮有圍生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

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

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

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變動至辨其吉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

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者十二國之分載

諸傳記裁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

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
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
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城唐而封天
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
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
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
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
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故為帝立其
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

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民火正此鶉
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
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
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
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
之分星以星土而占哉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解
辨九州之地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
至以觀妖祥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飢則言其
所屬禪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

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月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禛十輝同。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黃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禛象。則亦眡禛叙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此。以上五雲至豐荒之禛象十一風者。良為條。風從大呂。大莖之

震為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姤。純呂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涼。風從林。夷則之律。兌為閭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之所趨避。以上等風至乖別上文五事。即敘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

者國之本。詔敕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脩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詔敕

訪叙事

臣按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保章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叙宜事而知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

推步占驗者皆具于是焉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武母失經紀以初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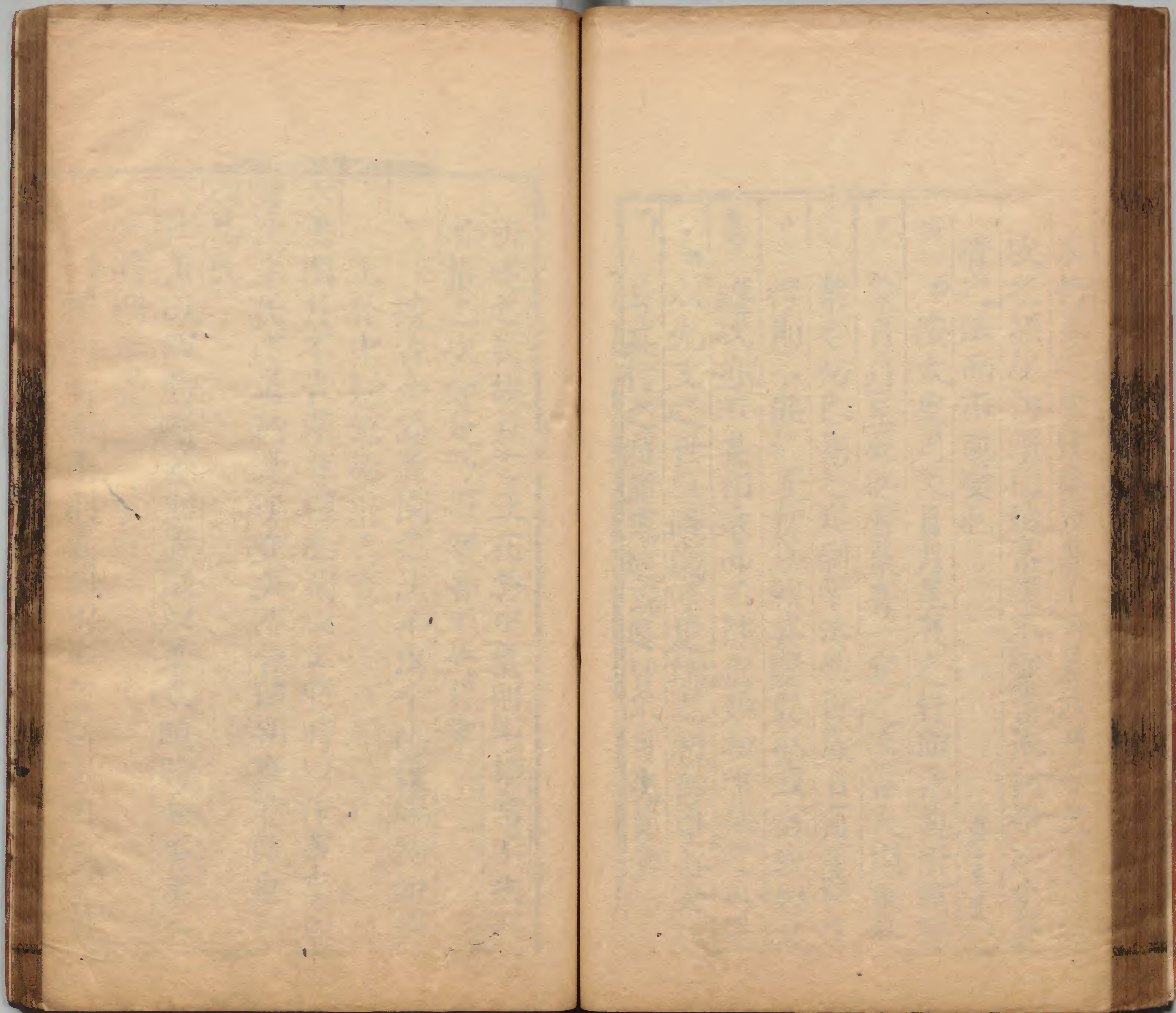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或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

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
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筭
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堯典所謂曆
象日月星辰也曆象有一定之法當夫國家創
業之初已為之定制常法然每歲日月星辰之
行則不能無變動焉然其變動也或宿或離其
躔次亦不甚相遠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
以先王之世每遇歲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
考其行之宿離或進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



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三言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杜預曰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臣按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斯言也治曆明

時之要閏正則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藝之候而
有有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則生養
遂而禍亂不作矣生民之道豈外是哉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
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穎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
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琰曰四時一終曰歲
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年歲即年也
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

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
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
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臣按曆象所推步者不過此六物而已
以上曆象之法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三

備規制

曆象之法下

楊子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
丞象之幾幾也近也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執蓋
說應難未幾也

李軌曰幾近也落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
為武帝筭度之耿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
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有近其理也

參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
將落下閔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
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
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幾徑八尺圓周二丈五
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璣玉
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
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
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置黑
雙環背刻去極度数以中分天脊直跨地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

背刻赤道度数以平分天腹橫經亦
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
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
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
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
環亦刻去極度数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
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
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
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
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

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軸以
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
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
游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
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
其要聲平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
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
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
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

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有
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絕
亦以銅釘為之

臣按自落下闕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
以為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
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璣之表者靖康之
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
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
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
約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

織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燕。勒皆古人所未及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所謂儀象。蓋舜之璣衡也。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始。自於此。其郭守者。雖生胡元之世。而實吾華夏之人也。天欲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於數一。

前而創為一代觀天之器。以待

聖人之生。承天而膺曆。變夷以為華。夫豈偶然之故哉。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也。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
立羲和之官明時正等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
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
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
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
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故時傳世世輔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

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
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
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
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靡
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
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
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
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
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
為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

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率律曆以為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宜問以理星度未能詹當作較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快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續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當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改以

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在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名焉逢在攝提格寅月名畢聚音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一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曆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如考定星曆蓋是時始有曆也且引堯禪舜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已既以中道自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

先後順時以興作寢息焉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祿有永矣自堯舜以後以至於三代曆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康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由是觀之則知治曆明時其有關於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曆數而受其任於躬者豈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者正
志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
頌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
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六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
贖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
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
矣王衡初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
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闕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鐘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方綱紀大基度事草創襲秦正朔以應天

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蒲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不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

明之制為萬世則遂下詔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
遷與侍郎尊名人大典星官射姓名等議造漢歷西
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太初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
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
彙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
心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
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

焉部分天部而闕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
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
十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
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
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
更以推筭如闕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
分日之四十三先籍半日名曰陽歷不籍名曰陰歷
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
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迺詔遷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御

使按歷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
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
御平歷以平為太史丞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為律曆之書
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世為
太史故其於曆法也非徒能言之蓋有所授受
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曆書即太初曆法也司馬
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
律先儒謂落下閎算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
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

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
漢曆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唐志亦曰漢造曆
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其
法一本於律所謂本於律者蓋謂以律之數起
曆司馬氏分律曆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而班
固因之以為志豈無意哉今觀班固述司馬氏
之言以為志其間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
散解者謂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則知星曆之學
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御史大夫兕寬明經
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曆明時必須

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為
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曆之官必須
通筭術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為後世治曆
者之節度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
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
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
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
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
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

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
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
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
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
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
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
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
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

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臣按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額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申有近於緯同於緯則或不得於天曆之廢興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也夫孟子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子謂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歐陽氏亦謂

三家之說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史謂曆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曆之終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然則曆烏可無元乎但其假託以同於織緯則不可耳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

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

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戲或謂作於帝嚳
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
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
衡卽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
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
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儀中以窺七耀之行而
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
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

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闳耿壽昌之法
別為渾象實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璣璣所
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
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
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象者可
考也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
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
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鐘之龠蓋其法一本於

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述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

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

朱熹曰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轉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

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臣按熹又謂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嗟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推移增減以合天運如一行者亦可以隨時救失而不至於界限密而踰越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皆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

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率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臣按歐陽脩謂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有國者所重在乎曆是以堯舜之治莫不以是為先務命官治曆恒先事而為之備惟恐其或至於差也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求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較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下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曆象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夫聖人之治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無忒往七傳之稍久其應窮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曆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

下閔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
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
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
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落下閔也
能推步者其公石公也落下閔等但知曆法揚
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國家承用勝國之曆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
者也今歷年踰二百年不能以不差方今以經
術取士豈無能通曆學如衡與守敬者乎請

曆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委法必有能明曆
之揚子雲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為
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
重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
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
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
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
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
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定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

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尋詔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

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必行之求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矣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周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

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
三十一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為
密鑿乎數往所以知來攷古所以驗今今授時
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
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大時不齊不
齊則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隨
時考驗以合於天不能無望於

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
考驗果何從而致力耶杜預曰治曆者當順
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籌筭為

天文為驗筭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
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曆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
言一代之具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
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
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
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
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

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
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
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
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
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
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
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
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
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分
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

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
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
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
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
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
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
任講究之方夫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臣於曆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
經史所載言及曆象之理者以為

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者茲
不復贅

于山且靜臨來天下直里書之學以府于
承上天之授必婚夫直必對人拜者繼有
愚必為習者固察之大事也必警其
其半愈盡其幾愈多其直者當益其也
幾盈漸差天變既今又熱一甲子而盡其半
人徒當示齋土言拜齋五甲子也云半效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
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无者此類
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

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誠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夫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步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業。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

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由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未賴焉。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為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為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淫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

地域廣東西為廣輪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水曰川澤水曰澤立土曰立陵大阜曰陵墳水曰墳行下平曰行原高平曰原濕濕之名物

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為任可見地官為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雖無所不統而其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物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脩成一書命曰

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有也揆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理

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
一有取舍歛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
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貧繫世辨昭穆

鄭玄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
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
世之所出謂之較亦實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
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

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
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
其事之大者在貧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
制廢任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籍
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
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
之仍用傳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
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
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
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

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
秘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
亦鮮矣

今制惟勳臣武胄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
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
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說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

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
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
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
之書即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
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

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于

內閣

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

典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與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

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云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

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術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
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
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
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
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于此。孔安國謂此即
上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

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
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
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
偽妄顯然，斷非古音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刪書
始於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
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一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而記而脩春秋替易道以賦八索述職方以於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

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
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
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
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
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
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
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
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

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
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
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
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
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戰國縱橫貢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雜也亂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
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
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

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
類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
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
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也畢向
以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與集略謂諸書有六藝略六藝六有諸子略有詩賦
同略之忽要有六藝略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
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夫自唐虞三代之
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漢

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
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
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
書無內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
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
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
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無統矣後
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
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興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於聚而易於散。天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

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窮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求為世鑒。以毋貽後時之悔。豈不踴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

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碎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其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復先天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一十卷有禁中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

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

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
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
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
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
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
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
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
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後

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
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矣之外
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
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
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為自
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
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
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

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則重

熙累治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揉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

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
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
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
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
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
數

歐陽脩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
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孝者莫得其本貞於是
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士註箋解義疏之流轉

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
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
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
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
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
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
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
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
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

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
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合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
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
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
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
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
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寶既失之皆可復得
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
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賢智

如在冥塗中矣其所關係宜小小哉民
家遷徙不常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
石渠延閣之儲積之多收藏之密尚鑰之
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
於泯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
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
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
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
時之事而已也伏望

聖明為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衙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遂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嚙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血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則善矣。

何患於不給國家

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

葉夢得曰。唐以前書

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

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

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讀誦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義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

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擾攘之際尚留心文事如此况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留者手澤沾漑所存忍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

職清務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讎刊正俾於每
卷之末署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
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
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
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
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
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者存遷
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簿選官詳覆
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

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
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
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
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
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
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為盛矣始太祖
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神哲徽欽四朝最其
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
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
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

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字時文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文有加焉

史臣白易曰觀乎夫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大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與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曰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

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知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秦而教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鉅裂大道

疣贅聖模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暇
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
麗夫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
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
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比宜令三館以開元四
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
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
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借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
聚書僅絕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
使人屢下詔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
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
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
官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
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
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
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

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
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
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
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
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
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
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
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
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

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
省秘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
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
取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
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
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
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
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

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
幸 國家無事政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
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
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
之末歎哉臣請 敕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
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內閣及兩監
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
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責
令各堂教官校對不恨年月陸續付本鑿典籍

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於求
無疎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
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
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
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待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
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

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無專官則
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脩譔編脩檢討皆

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
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豈理
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
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文三
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司奏慶曆間嘗命儒臣
集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採號為
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起之數
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
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終

